

校正重刊官板宋朝文鑑卷之六十

奏疏

論呂大防乞以旱罷

梁燾

臣伏見陛下眷遇大臣極其恩禮不忍聞其過惡輕奪其位使傷其進退之名所以委曲覆容真有天地之賜爲大臣者何以副陛下之深仁乎祖宗之時宰相率二三年以禮去今之宰相率二三年以罪去禮去者顧義重雖有功而必去罪去者顧利重非有罪則不去以禮去者可以復用以罪去者不可以再蓋祖宗之大臣皆以名節自重一舉動必存大體必副

人望不敢專寵祿以自愛不敢挾權勢以自強日思以得罪爲憂以妨賢爲懼故率三二年自引避位朝廷褒答自有恩數其優者爲使相其次猶須超進數官爲大學士其去位也名益重望益高眷益厚一旦復用則中外之民莫不以爲宜皆爲朝廷喜之此所以朝廷重也其間亦時有貪鄙之人當去而不去以固位戀祿清議已不容矣以之招致人言暴著過惡從而罷遣之殆不過一諫官一御史論之則已不能安矣如臺諫合攻連擊有甚少一有之則終身不得復用故以禮去者多以罪去者少大臣旣以法小臣從而廉士大夫化之皆磨礪振潔以節操相高風俗純美由此道也比年以來大臣皆以竊祿偷安爲計變以成風雖有大過猶巧自掩蓋恐其失位一二人言之不知去臺諫官共言之又不肯去至於紛紛不已上不能止其言竟出其章疏然後請退聖恩因而聽之公議爲之鄙薄私友爲之歎惜喪其節守敗其名譽冒其過咎終以疎絕朝廷雖以乏人而欲用之疑其姦心之不測畏其清議之不容卒不敢用必用其以次者安得人才衆多而爲用乎朝廷將無人而用矣此不可不思也祖宗之時輔相之材非不多也

然而進者必以其賢退者必以其禮去而復來所以用之有得也今輔相之材亦不多也然而進之不必以其賢退之必以其罪去而不可來所以用之不足也臣近嘗建言乞陛下許呂大防以自請罷去相位者正爲其如此若蒙陛下許呂大防令以禮去不唯大防得其進退之道且掩覆其罪狀不爲言者之所指擿不爲公議之所不容使之養望於外它日用之人必無敢議者設有議者其跡以無罪而去陛下主張之無累知人之明矣於是大防真有天地之賜足稱陛下眷禮之本意也非獨以安大防也又以示後來之人皆思以禮職臣愚切謂士不知朝廷之治體則不足以立朝不習國家之故事則不足以應務唐李德裕謂用寒士不如公卿之世議者以爲偏論臣廼謂之知言蓋公卿之世耳目習朝廷之治體練熟國家之故事遠方寒士有不知其始末者裕之言未爲過論太宗皇帝深達此意始置崇文院建祕閣集四庫書選天下名能文學之士以爲校讐官給以見俸食於太官優其資秩自選人京官入者始除館閣校勘或崇文院校書及升朝籍乃爲祕閣集賢校理或優之則爲直館直院直閣其始入而官位卑者未

得主判且令在館供職改京官升朝籍方得主判登
聞鼓檢院同知禮院之類資任漸高則或爲吏部南
曹郡牧判官又高則爲省府推判官或出知藩鎮任
轉運提刑又擇其久任者或遷知諫院預講讀或擢
爲左右史遂典詞誥或待制內閣由此而爲公卿執
政以躋台輔遠器大節方重深厚事業磊落載在史
冊者前後相望外至於守士奉使藹然皆有風績可
觀間有不才蹋茸者叨預於其間則指目鄙笑不容
於清議故累朝得人方古爲盛此實太宗皇帝憂深
慮遠養育之功也熙寧執政務欲速援親黨假此以
爲進人之階浮躁狂妄者爭趨之故有朝除校理而
夕拜詞掖夕爲直院而朝作輔臣館閣涵養之風遂
至委地士人廉恥之節靡有孑遺旣無素養之才悉
苟合士臨時選用或非其人左右史才間用俗吏以
致朝廷厭薄館閣遽行寢罷陛下卽位以來招賢樂
善追復太宗皇帝之政繼承列聖之業俾復三館職
名又詔執政大臣各舉所知召試以克其選獨不許
其供職臣愚莫知其意切計議者必謂昔之崇文院
已改爲秘書省已有官屬則帶館閣職名者不可供
職臣愚以謂崇文院之名雖改而秘閣集賢昭文館

四庫之書猶存既選英才除職名而不令供職不法
太宗皇帝養才有士之深意而徒以虛名爲士大夫
進取之階不唯義理未安兼亦於事無補臣愚望朝
廷稽考祖宗館閣之制選人京官除者且授秘書正
字校書以比昔日之校勘選人已有改官并供職四
年除校理指揮外有自京官除者亦自校書郎二年
方授校理已升朝者得兼寺監職事以比昔日之主
判由此漸進以歷省府與舊帶職之人並令入館供
職依舊食於太官磨以歲月使多士知陛下育才之
意庶幾優游議論漸知朝廷之治體群居講習以議
國家之故事廉恥清議去而復還館閣素風墜而復
振朝廷自後用人不乏實才將以成太平之業臣愚
以爲自此爲始惓惓之意推陛下采擇臣愚不勝幸
甚

請詔有司講究商賈利病

王巖叟

伏以祖宗盛際四方之商賈交出於塗而萬貨無所
滯公私共享其利優游乎豐樂而不自知其後利專
於公上商賈爲之不行通都會邑至有寂寞之歎非
獨商賈之患也而上下均受其弊陛下卽位之始首
發德音廢導洛罷市場還民衣食之源以惠養困窮

人人蒙福如遂更生有司固無復爭利之端矣然二
年于今不爲不久商賈猶病乎不通而國家未獲其
益何也必法有救於中而講之未盡其術也伏望特
詔有司深究利病以通天下之商賈下以裕百姓而
上以資縣官庶幾人物熙然復及祖宗之盛臣愚不
勝區區

請廣言路參用四方之士

王巖叟

臣以謂天下之事度而知之不如耳聞其說耳聞其
說不如目覩其真今四海之大萬里之遠民情之利
害不可以槩言風俗之美惡不可以凡舉人材之督
不肖不可以互知切以陛下所賴以察四方之事達
四方之情者言數路人而已而專用一方之人非所
以廣聰明於天下也臣願陛下常於言路參用四方
之士天下幸甚

請復內外官司舉法官

王巖叟

臣竊以人得於表裏不疑則可任事出於上下相應
則易成其諸府之辟召群司之表舉所以不可廢也
自辟舉之法罷而用選格可以見功過而不可以見
人材中外患之於是不得已而有踏逐奏差申差之
格踏逐者陰用舉官之實而明削同罪而非善法也

選才薦能而曰踏逐非雅名也必當擇人之地而不重用之之道非深計也委人以權而不容舉其所知非通術也臣伏望聖慈特賜指揮復內外官司舉官法以暢公議

請詔執收裁抑三省人吏僥倖 王巖叟

臣伏以朝廷之弊莫甚於容僥倖以養蠹尚姑息以惠姦不治其源而立法於下流法愈煩而弊愈多非計之得也今天下皆曰僥倖之甚者莫如三省之胥吏歲累優秩月享厚祿日給肉食春冬有衣寒暑有服出入乘官馬使令得管率郊禮霑賜賚又許有服親入爲吏如士大夫任子無以異而曾不限年得祿尤早其爲恩幸可謂厚矣言其供職事則一月之間或僅踰兩旬一日之間常不滿半日其爲勤勞可謂薄矣點檢諸司文字差錯乃是職分當然何至字字論功日日計賞或升名次或減磨勘或添料錢或支銀絹以彼易此有如已物又每遇朝廷舉動一事曾行過一紙文書則復妄叙勞能別希恩澤如近日二王出居外第省吏有何辛苦而亦要切以冒賞推此一端餘皆可見臣不知平居祿賜優厚將焉用之其爲僥倖可謂甚矣此蓋前來宰執以姑息相承養之

至此賣朝廷之恩以買譽結左右之愛以固權何嘗以謹嚴紀綱爲事澄清根本爲心哉故議者以爲廟堂之上爲天下百姓理會弊事則少與省中吏人行遣濫恩則多靜而察之非虛語也伏望聖慈特賜勅厲執政大臣裁抑僥倖以除蠹杜絕姑息以戢姦棄近例禁換法復講治平以前條格循用之庶可以肅百司而正四方

請依舊法賑濟免河北貸糧出息

王巖叟

臣伏以救災卹患惟恐有所不至以傷其仁先王之用心也隨施以有求乘危以論利益不忍焉臣按祖宗賑濟舊法災傷無分數之限人戶無等第之差皆得借貸但令隨稅納元數而已未嘗有息也故四方之人霑惠者普銜恩者深郡縣倉庾以陳易新者多其後刻薄之吏陰改舊法必待災傷放稅七分上方許貸借而第四等以下方免出息殊非朝廷本意緣災傷放稅多是監司以聚斂爲急威脅州縣州縣又承望風旨不復體心朝廷以災傷的實分數餘放若放及七分者災傷已是十分况少肯放及七分又六分之與七分相去幾何毫釐之間何以辨別幸而

得爲七分則有借貸不幸而爲六分則無借貸但繫
檢災官吏一言之高下而被災百姓幸不幸相遠如
此不可不察也三等而上均爲赤子均遇天災豈容
因災偏令出息計其所得則甚少論其所損則實多
乖陛下平一之心虧朝廷光大之施臣乞復如舊法
不限災傷之分數並容借貸不拘民戶之等第均令
免息庶幾聖澤無間感人心於至和天下幸甚如允
臣所奏其河北京西淮南等路昨來水災州縣乞先
次指揮施行

請罷三舍法

王巖叟

右臣伏以法有爲名則美而行之則難事有用意則
良而施之則戾者三舍是也故自三舍之法立雖有
高材異行未見能取而得之而犇競之患起犇競之
患起而賄賂之私行而獄訟之端作獄訟之端作而
防猜之禁繁博士勞於簿書諸生困於文法非復渾
然養士之體而庠序之風或幾乎息此識者之所共
歎也臣竊謂庠序者所以萃群材而樂育之以完其
志業養其名譽優游舒徐以待科舉者也不必科舉
之外別開進取之多歧以支離其心而激其爭端使
利害得失日交戰於胸中損育德養道之淳意非所

宋文鑑 卷六十一
以敦教化成人材也臣愚乞鑒已然之弊罷三舍志
開先生弟子不相見之禁示學士大夫以不疑講肄
之餘止以公私試弟高下如昔時自足以獎材氣而
厲夙聲使多士欣欣於從學則上庠宜復有雍容樂
易之美爲四方矜式矣乞下禮部及司業博士共議
其當

請罷試中斷案人入寺

王巖叟

臣聞維天下之勢者存乎法持天下之法者存乎平
權之而後行議之而後用使不失其平者存乎其人
當張釋之爲廷尉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者奏當棄
市文帝大怒曰吾屬廷尉者致之族而以法奏之釋
之謝曰今盜高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
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文帝乃許廷
尉臣以謂此不出於法之文而出於一時議論能推
明輕重之意以釋上心而使天下後世莫不稱其當
由是言之廷尉之選其當忽哉臣伏覩祖宗時審刑
大理長官及其僚屬皆擇天下君子長者通物情知
義理者以爲之其用心平其持議不阿其知思足以
講明法之微意而必與情稱故天下號無冤民以今
望之其遺風餘德猶釋之之在漢也後專尚刑名法

術之學而慘刻之吏多在此選議事不原於法意論刑不本於人情執文以致罪順旨以成獄不知先王明慎欽恤之心而復輔之以經術申之以道德故愈務而愈遠愈嚴而愈戾試以斷案巧則巧矣然不足以得正人而足以得狡吏委理卿獨舉專則專矣然不足以任至公而足以得偏見臣愚伏乞檢會舊大理舉官法及講祖宗置審刑院大理相持並行之初意今後罷試斷案人則釋之之徒將自爲陛下用稍復刑措之治天下幸甚

論堂除之弊

劉安世

臣聞非至簡不足以待天下之繁非至靜不足以制天下之動故荀卿有言曰論一相以兼率人主之職也又曰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歲終奉其成功以效於君惟此言之則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僚佐以次選論不容虛受是以所受愈隆而所擇愈簡所擇愈簡而所得愈多此堯舜三代之君所以垂衣拱手不煩事詔而天下晏然以治者用此道也秦漢以來官失其守居宰相之位者或不知其任在庶長之列者或不守其職因循至今流弊日積臣請爲陛下詳言之昔魏晉已後採擇庶官多由

選部故晉之山濤爲吏部尚書中外員品往往啓授
宋以蔡廓爲吏部尚書黃散已下皆得自用廓猶以
爲薄已遂不之官唐制五品以上宰相商議奏可以
除拜者則以制勅命之六品以下則吏部銓材授職
然後上言詔旨畫聞無所可否謂之旨授開元中吏
部置循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
選曹其後倖臣專朝舊典失序故陸贄抗論以謂捨
朝僉而重已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
不出於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此乃唐之弊風不可
不革也臣伏見近來堂除差遣多取吏部之闕不問
職事之輕重才品之優劣爲人擇官殊失大體如
議郎王績堂除管勾左廂公事承奉郎劉敦夫堂差
權河南知錄若此之類各品至卑吏部選差固不乏
使何煩廊廟一一東求臣恐三省之事日益紛紜執
政大臣汨於細務則朝廷安危之至計禮樂教化之
大原使天下回心而嚮道者將何暇以及之矣然則
豈所以稱陛下圖任老成委注輔弼之意哉伏望聖
慈明勅三省別議立法今後除兩制臺省寺監長貳
以上並諸路監司瀕河並邊郡守之類所繫稍重者
令依舊堂除外其餘一切歸之吏部所貴執政事簡

得以留心於遠業而選部不至失職新舊制取進
止

請戒約傳習異端

朱光庭

臣竊以天覆於上地載於下人位於中三才一貫純粹不雜有聖人作因天叙而惇五典因天秩而庸五禮因天命而章五服因天討而用五刑然後三綱五常立而萬事咸治聖人爲能以皇極之道彌綸輔相於其中故天下無一民一物不得其所此極盛之治後世無以復加也不幸三代旣還王道不振黃老雜之於前釋氏亂之於後黃老之術主於清淨虛無世

惑猶淺唯是釋氏最爲大惑人無賢愚皆被驅率高明之士則沉溺於性宗中下之材則纏縛於輪回患淺之俗則畏懼於禍福甚可怪也聖人曰天命之謂性儒者當盡而後知苟不務知此而求他可乎聖人曰未知生焉知死儒者當窮理而後知苟不務知此而求他可乎聖人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儒者當視履而後知苟不務知此而求他可乎聖人言行布在方冊明如日星可師可法今士大夫被儒者服當法師聖人言行而乃自暴自棄區區奔走從事胡法古者學非而博在四誅而不以聽今之棄先聖之言

從胡人之學無乃學非而博者乎豈可以不禁之也
學官教多士以禮義禮官正朝廷之典禮若習異端
尤當深責古者道路男子由右婦女由左重其有別
今之士大夫與民庶之家婦女恣入寺門敗壞風俗
莫此之甚此不可以不禁也臣訪聞今月二十日相
國寺惠林院長老開堂衣冠大集座下聽法者曲拳
致恭環拜致禮無所不盡在無知輩不足責其士大
夫皆棄吾道不知自重如此不可以不責也臣昨日
上章乞詔執政諸問今月二十日於相國寺長老座
下聽法臣察乞行勅戒今後更不得造其門傳習異
端及學官禮官前日亦曾詣門聽法者已上違經
禮之罪仍乞今後應士大夫與民庶之家婦女並不
得入寺門明立之禁臣所以爲陛下力言者方聖明
在御俊乂滿朝當尊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以
致太平而不當縱異端之術以惑天下伏望慈特賜
睿斷施行

請用經術取士

朱光庭

臣竊以聖朝用經術取士冠越前代止是不當專用
王安石之學使後生習爲一律不復窮究聖人之蘊
此爲失矣若謂學經術不能爲文須學詩賦而後能

文臣以爲不然夫六經之文可謂純粹渾厚經緯天地輝光日新者也今使學者不學純粹渾厚輝光六經之文而反學彫蟲篆刻童子之技豈不陋哉甚非聖朝之美事臣近已上封事論列今再具以經術取士之法約歸義理之文條列于左

一第一場試諸經大義六道乞令每人各治二經每經各試大義三道仍須先本注疏之說或注疏違聖人之意則先其注疏所以違之之說然後斷以已見及諸家之說以義理通文采優者爲上義理通文采粗者爲次義理不通雖有虛

文不合格

一第二場試論語孟子大義四道論孟各兩道考試之法與經同義

一第三場試論一道乞於荀子揚子文中子韓吏部文中出題

一第四場試策三道內兩道乞問歷代史一道時務省試五道三道乞問歷代史兩道問時務

右臣之所陳欲令天下學者不失宗經知根本之學不專用王安石之鑿說各以已見諸家之說窮聖人之蘊履之爲事業發之爲文章下之所以修身見於

宋史卷之六十一
世上之所以歛材置之用皆不失道此臣所以區區
爲朝廷力言也伏望聖慈察臣管見如或可採特賜
主張施行

校正重刊官板宋朝文鑑卷之六十一

奏疏

請留安燾

王覲

臣竊聞同知樞密院安燾家居請郡臣愚不知聖意
之所在將聽其去邪不聽其去邪臣伏見安燾與李
清臣其才能皆無足以過人者當蔡確韓縝章惇張
璪當國用事之際燾清臣惟務順從不能有所建明
方是時不惟確縝惇璪爲可去而燾清臣亦可去也
然諫官御史交章列疏具言確縝惇璪之惡而罕及
燾清臣者蓋知蠹政害物之根本惟在確縝惇璪而

燾清臣本非爲惡之人雖務順從其情可恕故言雖或及而不力也昨者清臣自尚書右丞除左丞論者謂清臣雖序遷而常才不可以更有進擢臣之說亦如是也燾自同知樞密院除知樞密院論者以謂燾從執政不列而直出門下侍郎之上超躡太甚臣之說亦如是也蓋其時確縝惇瑑未盡去小人之黨方熾得全才重德之人進爲輔相以肅清邪黨而燾清臣素乏骨鯁之譽無足賴者然言者猶止欲朝廷之不更升遷而已未嘗欲陛下逐而去之也今確縝惇瑑皆已罷黜邪黨旣清先帝之舊執政惟燾清臣在焉陛下若遂聽其去則過甚矣蓋燾若去卽清臣迹亦不安而復須求去其勢然也臣向論縝瑑姦邪累蒙陛下宣諭欲存留舊人此聖度高遠過於常情萬萬然縝瑑姦邪顯著勢不可留以害政故終爲衆論之所不容陛下必欲留舊人燾清臣可留也燾清臣雖常才而留之無害於聖政去之有損於國體此公論也臣竊見言事臣僚惟務以彈劾爲事今燾之求去彼雖或知其留之爲便而必少肯爲陛下言者避嫌疑也臣不敢以嫌疑之故不盡忠於陛下惟聖慈詳酌

請禁絕登科進士論財娶妻

丁 騰

臣竊聞近年進士登科娶妻論財全乖禮義衣冠之家隨所厚薄則遣媒妁往返甚於乞丐小不如意棄而之它市井駟騮出捐千金則貿貿而來安以就之名掛仕版身被命服不顧廉恥自爲得計玷辱恩命虧損名節莫甚於此陛下上法堯舜旁規漢唐開廣庠序遴擇師儒自京師以達天下教育之法遠過前古而此等天資卑陋標置不高筮仕之初已爲汚行推而從政貪墨可知臣欲乞下御史臺嚴行覺察如有似此之人以典法從事庶幾醇厚風教以懲曲士請下御史臺體訪小人造作謗議

丁 騰

臣竊聞近有小人多興謗議密相傳報驚動中外之聽或虛稱朝廷升黜臣僚或妄言臺諫官非意彈斥百官或又致姦言以厚誣近臣或造爲惡名以玷辱多士如五鬼十物之類是也其實出於被罪流落之人私挾喜怒陰遣子弟門人出入朋比互爲聲援上則欲惑亂君臣以成疑似之禍下則欲離間同心轉相猜忌以隳久大之業此其用意豈淺哉不可不察也昔唐穆宗之時有八關十六子之說爲後世譏笑

今二聖居上區別善惡進賢退不肖元首股肱夙夜孜孜勵精求治惟恐不及非有穆宗之時八關十六子之事而姦倖者猶能巧作飛語公然喧播自京師以達四方扇搖流俗爲害不細不於此時痛行禁止則恐浸以成俗傷薄風化臣切憂之伏願陛下特降睿旨下御史臺體訪其主名付之吏議置于典法以消讒邪橫逆之黨天下幸甚

請罷國子司業黃隱職任

呂陶

臣竊以士之大患在於隨時俯仰而好惡不公近則隳喪廉恥遠則敗壞風俗此禮義之罪人治世之所不容也太學者教化之淵源所以風勸四方而示之表則一有不令何以誨人臣伏見國子司業黃隱素寡學問薄於操行久任言責殊無獻告惟附會當時執政苟安其位及遷庠序則又無以訓導諸生注措語言皆逐勢利且經義之說蓋無古今新舊惟貴其當先儒之傳注既未全是王氏之解亦未必盡非善學者審擇而已何必是古非今賤彼貴我務求合於世哉方安石之用事其舊立於學官布於天下則膚淺之士莫不推尊信嚮以爲介於孟子及其去位而死則遂從而詆毀之以爲無足可考蓋未嘗聞道而

燭理不明故也隱亦能誦記安石新義推尊而信嚮
之久矣一旦聞朝廷欲議科舉以救學者浮薄不根
之弊則諷諭其太學諸生凡程試文字不可復從王
氏新說或引用者類多出降何取捨之不一哉諸生
有聞安石之死而欲設齋致奠以伸師資之報者隱
輒形忿怒將繩以率歛之法此尤可鄙也夫所謂師
弟子者於禮有心喪古人或爲其師解宮行服與負
士成墳者前史書以爲美後世仰以爲高此固不論
其學之是非而特貴其風誼爾昔彭越以大惡夷三
族詔捕盜視者樂布一勇士敢祠而哭之漢祖猶恕
而不殺班固亦以爲能知所處蓋氣節之可尚也今
安石之罪雖暴於天下惟其師弟子之分則亦不可
輒廢而諸生之設齋致奠又非彭越樂布之比隱何
必忿怒而遽欲繩之以法乎抑可見其不知義也向
者有司欲復聲律朝廷方下其事集群臣而議之隱
乃不詳本末奉爲定律揭榜學舍謂朝廷已復詩賦
使學者知委傳播四方人皆疑惑此又見其躁妄趨
時之甚也夫道德所出之地長育多士而庶幾成材
乃以斯人爲之貳則何以養廉恥厚風俗哉伏請早
行罷黜以示勸戒無使邪慝之士久累教化之職

諫立后

鄒浩

臣聞禮曰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成者也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然則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今陛下爲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劉氏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耳蓋皇后郭氏與美人尚氏爭寵致罪仁祖旣廢后不旋踵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至立后則不選於妃嬪必選於貴族而立慈聖光獻所以遠嫌也所以爲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以罪廢孟氏與廢郭氏實無以異然孟氏之罪未嘗付外雜治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固不得而知也果不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亦不得而知也若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并斥美人以示公固有仁祖故事存焉若不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不立妃嬪以遠嫌亦有仁祖故事存焉二者必居一於此矣不可得而逃也况孟氏罪廢之初天下熟不疑賢妃以爲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慨歎以廢后爲國家不幸又見宗景有立妾之請陛下怒其輕亂名分而重賜譴責於是天下始釋然不疑陛下立后之意在賢妃也今果立之則天下之所

以期陛下者皆莫之信矣載在史冊傳示萬世不免上累聖德可不惜哉可不惜哉且五伯三王之罪人也其蔡丘之會載書猶首日無以妾爲妻况陛下之聖高出三王之上其可忽此乎萬一自此以後士大夫有以妾爲妻者臣寮糾劾以聞陛下何以處之不治則傷化敗俗無以爲國治之則上行下効難以責人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夫名之不正遂至民無所措手足其言何可勝道尤不可不察也臣伏觀陛下天性仁孝追奉謨烈惟恐一毫不當先帝之意然先帝在位動以二帝三王爲法斥兩漢而下不取今陛下乃引自漢以來有爲五伯之所不爲者以自比是豈先帝之意乎是豈繼志述事所當然者乎此尤公議之所未論也臣觀白麻內再三言之者不過稱賢妃有子及引永平祥符立后事以爲所咨之故實臣請論其所以然者若曰有子可以爲后則永平中貴人馬氏未嘗有子也所以立爲后者以冠德後宮故也祥符中德妃劉氏亦未嘗有子也所以立爲后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况貴人之系實爲馬援之女德妃之時

且無廢后之嫌其與賢如事體迥然異矣若曰賢妃
冠德後宮亦如貴人鍾英甲族亦如德妃則何不於
孟氏罪廢之初用立慈聖光獻故事便立之乎必遷
延四年以待今日果何意邪必欲以此示天下果信
之邪兼臣聞頃年冬享景靈宮賢妃實隨駕以往是
日雷作其變甚異今又宣麻之後大雨繼日已而飛
雹又自告天地宗廟社稷以來陰霽不止以動人心
則上天之意益可見矣陛下事天甚謹畏天甚至尤
宜思所以動天而致然者攷之人事既如彼求之天
意又如此安可不留聖慮乎夫成湯聖君也仲虺不
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不吝高宗賢君也傳說不告
以拒諫而告以從諫則聖臣雖愚不足以方古諫者
常念唐太宗猶有恥君不及堯舜之臣况直可以爲
堯舜如陛下之聖而於身親見之乎是以不敢愛身
冒犯天威圖報陛下親自識拔大恩之萬一而區區
血誠盡於此矣惟陛下俯從而改之不以爲吝則萬
世之下所以仰望陛下之聖者亦將在成湯高宗之
上矣豈不美哉豈不美哉伏望聖慈深賜詔納不以
一時改命爲甚難而以萬世公議爲足畏追停冊禮
別選賢族如初詔施行庶幾上答天意下慰人心爲

宗廟社稷無疆之計不勝幸甚不勝幸甚

論選忠良博古之士置諸左右 曾 肇

臣聞玉雖美追琢然後成珪璋金雖堅砥礪然後成利器人主雖有自然之聖質必賴左右前後磨礱漸染所聞正言所見正行然後德性內克道化外行之知人則無不明以之舉事則無不當故周公之戒成王自常伯常任至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携僕百司庶府必皆得人以為立政之本穆王之命伯冏亦曰命汝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辭側媚其惟吉士下至

西漢猶詔郡國歲貢吏民之賢者以給宿衛則虎賁之任也出入起居執器物備顧問皆用士人如孔安國之掌唾壺嚴助朱買臣之專應對則左右携僕之任也雖用人有媿于古亦一時之盛矣其後唐太宗平定四方有志治道則引虞世南等聚於禁中號十八學士退朝之暇從容燕見或論古今成敗或問民間事情每言及稼穡艱難則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議息征徭以至諷誦詩書講求典禮咨詢忘倦或至夜分若夫軍國幾微事務得失則責之輔相悉不相于其上下相與之際如此是以後世言治獨稱

正觀情其一時之士不以堯舜三代之道啓迪其君
故其成就止此矣夫以正觀之治猶須招集賢能朝
夕親近然後成功又况有志於大者乎伏惟皇帝陛
下聰明慈惠有君人之德沉靜淵默有天下之度方
且躬親聽斷勵精爲治其志大矣臣謂宜於此時慎
選忠信端良博古多聞之士置諸左右前後以參諷
議以備顧問陛下聽政之餘引之便坐講論經術諮
詢至道不必限其日特煩其禮貌接以誠意假以溫
顏庶使人得盡情理無不燭於以增益聖學裨補聖
明漸染磨礱日累日積循習旣久化與心成自然於
道不勉而中於事不思而得非僻之習異端之言無
自而入矣如是而施之任人則邪佞者遠忠直者伸
以之立事則言而爲天下則動而爲天下法其於盛
德豈曰小補之哉且夫深處法官之中親近褻御之
徒其損益相去如此唯陛下留意毋忽

論內批直付有司

鄒浩

臣伏見陛下卽位以來更張政事除民疾苦開廣言
路收拔淹滯每一令之出內外無不驩呼相慶以至
未明求衣辨色臨朝躬視聽斷夙夜不懈推今日欲
治之心爲之不已太平之功指日可待然臣切有所

見不敢緘默苟止臣待罪右省伏觀內中時有批降
指揮除付三省樞密院外有直付有司者雖陛下睿
明必有過舉然付之事體終有未安蓋帝王號令不
可輕出必經中書參議門下審駁乃付尚書省施行
不經三省施行者自昔謂之斜封墨勅非盛世之事
神宗皇帝正三省官名其意在此臣愚伏願陛下凡
有指揮須付三省樞密院施行更不直付有司以正
國體其三省樞密院若奉內中批降指揮亦須將前
後勅令相參審度可否然後行下不可但務急速奉行
以爲稱職蓋三省樞密院皆執政大臣陛下委以平
章朝政之人其任非輕不同胥吏但以奉行文書爲
事又帝王號令務要簡大若夫立法輕重委曲關防
皆有司之職非人主之務書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
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蓋謂此也至於內外臣僚
干求內降恩澤侵紊紀綱增長僥倖以陛下聖明必
不容許臣亦不復以爲言更願陛下戒之嚴行杜絕
無使小人乘間得入天下幸甚

辭免左諫議大夫

豐稷

臣伏准尚書省劄子已降告命除依前官試諫議大
夫者臣聞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

天下人主守崇高富貴之極心易放逸選正人置諸左右雖有無道之心終不爲桀紂惡德自取敗亡故能謹守宗廟保社稷而比者臺諫官員闕久矣下情壅於上聞陛下入承大統念創業之艱難思守成之不易詔求明於治體堪任言責之人天下曉然皆知聖心欲廣聰明欲新盛德欲輔朝廷闕失人人莫不懽忻鼓舞有樂生之意臣遭遇聖慈惕然震畏莫知所措臣伏見元豐五年釐正官制諫官以諫諍爲職不爲容悅逢君之惡不懷觀望險害忠良不以聲色爲常事以蠱上心不以滯巧爲末務以蕩上意不以細故塞責不以沽激盜名俯仰之間無所愧怍方能稱其責臣量分度力不能任重不宜虛受自貽失職之罪伏望聖慈矜察追寢成命

論士風

游 酢

天下之患莫大於士大夫至於無恥則見利而已不復知有他如入市而攫金不復見有人也始則衆笑之少則人惑之久則天下相率而效之莫知以爲非也士風之壞一至於此則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雖殺人而謀其身可爲也迷國以成其私可爲也草竊姦宄奪攘矯虔何所不至而人君尚何所賴乎古人有

言禮義廉恥謂之四維四維不張國非其有也今欲使士大夫人人自好而相高以名節則莫若朝廷之上唱清議於天下士有頑頓無恥一不容於清議者將不得齒於縉紳親戚以爲羞鄉黨以爲辱夫然故士之有志於議者寧饑餓不隤門戶而不敢以喪節寧阨窮終身不得聞達而不敢以敗名廉恥之俗成而忠義之風起矣人主何求而不得哉惟陛下留意

論章惇蔡卞

任伯雨

臣先累有奏狀言章惇蔡卞迷國罔上脅持哲宗以不孝之名迫懼哲宗以不利之實激哲宗使怒惑哲宗使疑謗毀宣仁聖烈保佑之功傳致元祐皇后疑似之罪引功自處歸過哲宗挾天子賊害忠良肆之說不危神器自古姦臣爲害無甚於此去年上封事數千人乞斬惇卞天下之議只此可見蓋卞謀之惇行之蔡卞之惡有過章惇臣前來奏狀已言之今更詳具大事六件如後一元祐六年哲宗皇帝始納元祐皇后前此未納后時禁中嘗求乳婢諫官劉安世等連上章論列皇帝既未納后不知官中求乳婢何用宣仁聖烈令兩府宣諭是外家高氏所覓安世乃止紹聖初蔡卞還朝論及此事以爲宣仁有廢立

之意乞追廢爲庶人一自紹聖以來竄逐臣僚應哲宗皇帝批出行遣者並是蔡卞誣罔先於哲宗前密啓進入劄子哲宗依劄子上語言批出至今劄子見在一紹聖三年官中厭勝事作哲宗方疑未知所處章惇欲召禮官法官共之蔡卞云既犯是法何用禮官乃建議乞掖庭置獄只差內臣推治更不差有司同勘若非蔡卞建議哲宗未必廢元祐皇后一編排元祐中臣僚章疏乃蔡卞建議卞與蹇序辰自編排惇不曾與及卞具姓名乞行遣惇卽奉行一鄒浩以言事忤旨蔡卞卽首先奏云呂公著曾薦浩浩以此詆譏故哲宗愈怒遂編管浩卞又執奏乞治浩親故送別之罪哲宗不從三次堅請乃許置獄一蹇序辰乃卞死黨首建看詳理訴之議安惇助之章惇遲疑未許卞卽以相公二心之言迫之以此惇卽日差官置局凡此皆蔡卞謀之章惇行之也按卞陰狡險賊惡機滔天惇雖凶恨每爲制伏執政七年門生故吏徧滿天下令雖薄責如卞在朝人人喘恐不敢回心向善朝廷邪正是非不得分別馴致不已姦人復進天下安危殆未可保只如去年臣僚上言蔡卞之惡過於章惇乃自太平州移池州順流三程一日可到愚

弄朝廷僅同兒戲蓋人人畏附悖卞至今未已故寧負陛下不負悖卞大姦元惡未正典刑人情憤歎天象示戒故自今年正月至今兩月陰雨益蒙氣之證於此可見昔周饑克商而年豐衛旱伐邢而得雨今悖自以異議當受大戮所有卞惡伏乞陛下早賜宸斷明正典刑以答上天蒙氣之證候正悖卞典刑之日乞陛下差人於朝堂道路間采聽若人人不相慶臣其伏罔上之罪

論求言之詔未及舊弼

陳 瓘

臣切覩陛下近因日食詔許中外臣民實封言事天下之忠言必自此而進矣然而求言之詔普逮於臣而乞言之禮未加於黃耆切慮耆德故老久去朝廷或在謫籍或已得謝忠於徇國意欲有言泛然應詔則非舊弼之體密貢封事則有強聒之嫌若非聖問俯及隆謙示敬則黃耆之言或不樂告是以周家忠厚尊事黃耆秦穆改過復詢黃髮詩書所載聖主之所宜行也願因側身自言之時明示養孝乞言之禮必有嘉謨來助初政格王正事無先於此伏望陛下上稟慈闈議而行之天下幸甚

論國是

陳 瓘

臣竊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古之聖王以百姓心爲心故朝廷之所謂是非者乃天下之是非也是以國是之說其文不載於二典其事不出於三代唯楚莊王之所以問孫叔敖者乃戰國一時之事非堯舜之法也然其言曰夏桀商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捨者爲是不合其取捨者爲非則是孫叔敖之意亦不敢以取捨之利而害天下之公是非也若夫取捨簡擇一以私意合我者是異我者非此楚莊王之所不取也豈聖時之所宜哉所有國是故事一件謹錄奏聞

論瑤華不當遽復何大正不當遽賞

陳 瓘

臣二十二日奏稟職事因論朝廷之言未及瑤華而先賞何大正等失於太遽蓋以當時詔旨以謂內稟兩宮外咨宰輔之意人所共喻兩宮之訓外人不知但聞秘獄初興推革賓御獄詞旣具遂及中宮朝廷皆以爲當行其事遂告于天地國威所力誰敢出言至于今日言路旣開是以大正之徒敢陳旣往之事意雖可取言亦無難况聞大正所陳其事不一請復瑤華者乃其所言之一事而已然而外議詢詢溢語

相傳皆以謂陛下之所以賞大正者將欲復瑤華故也當時預義執政卽令皆在朝廷憂廢者之復興恐身禍之莫測雖知聖度之寬大亦慮言者之沸騰使其各有懼心蓋由恩及大正臣故曰賞之遽也雖然前日之事以母子之動靜而定是非於獄辭茲固非所以習天下而尊堂陛下又况當時推劾事由郝隨案牘雖存豈足盡據設有冤抑理合辨明然而訓果出於兩宮則先帝當時不得不從事旣干於秦陵則陛下今日安可輕改假使昔者兩宮無堅確之命先帝有常悔之心大正踈遠何由得知然則朝廷莫大之政國家難處之事未可以卒然而議也臣願陛下先思昔者所以致此之因然後罪之赦之皆得其宜矣臣謂致此之因生於元祐之說也以繼述神考爲說以讐毀宣仁爲心其於元祐之事譬如刈草欲除其根瑤華乃宣仁之所厚又於先帝本無間隙萬一瑤華有預政之時則元祐之事未必不復是以任事之臣過於久遠之慮若刈草而去其根則孟氏安得而不廢乎知經術者獨謀於心宰政柄者獨行於手心手相應實同一體方其造謀之時自謂密矣而見微之士原始知終彼患失安位之人不能正救雖有

可罪然而春秋之法專責造意之人而已臣願陛下
考往驗今詢謀于衆或採芻蕘之論或乞黃耆之言
議之既熟乃發成斷大明誅意之法則首惡者懼曲
示含垢之恩則獲免者衆如此則事體無傷謫罰不
廣耿育宣布所起之言可示於天下仁祖專責范諷
之意可法於今日于不靜擾繫此一事願陛下上察
慈闈詳擇施行天下幸甚

校正重刊官板宋朝文鑑卷之六十二

奏疏

論蔡京

陳瓘

臣聞盡言招禍古人所戒言語之臣豈能免此臣伏
見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當紹聖之初與其弟卞俱在
朝廷導贊章惇共作威福卞則陰爲謀畫惇則果斷
力行且謀且行者京也哲宗篤於繼述專於委任事
無大小信惇不疑卞於此時假繼述之說以主私史
惇於此時因委任之篤自明已功京則盛推安石之
聖過於神考以合其弟又推定策之功毀蔑宣仁以

宋文鑑 卷六十一
合章惇惇之矜伐京爲有助卞之乖悖京實贊之當
此之時言官常安民屢攻其罪京與惇卞共怒安民
協力排陷斥爲姦黨而孫諤董敦逸陳次升亦因論
京相繼黜逐哲宗晚得鄒浩不由進擬寘之言路浩
能忘身徇節上副聖知京又因其得罪從而擠毀是
以七年之間五害言者掩朝廷之耳目成私門之利
勢言路旣絕人皆箝默凡所施行得以自恣遂使當
時之所行皆爲今日之所改臣請略指四事皆天下
之所以議京者也蔡卞之薄神考陛下旣明其罪矣
兄弟同朝墳箴相應事無異議罪豈殊科一黜一留
人所未諭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一也邢恕之累宣
仁陛下旣明其罪矣宣訓之語究治之事陛下旣察
其誣造於是司馬光劉摯梁燾等皆蒙叙復京嘗奏
疏請誅滅摯等家族審如京言則所以累宣仁者豈
特邢恕一人而已哉在恕則逐之在京則留之其可
以塞邢恕不平之口而慰宣仁在天之靈乎此天下
之所以議京者二也章惇自明定策之功追貶王珪
京亦自謂元豐末命京帶開封府劊子携劔之內欲
斬王珪京之門人皆謂京於此時禁制宣仁京亦有
社稷之功今陛下雪珪之罪還其舊官則是以惇之

貶珪爲非也在惇則非之在京則留之如是惇有詞矣珪有憾矣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三也章惇之初篤信京卞傾心竭意隨此二人假繼述之說以行其私三人議論如出一口自紹聖三年九月卞爲執政於是京有缺望而與惇睽矣四年三月林希爲執政於是京始大怨而與惇絕矣自今觀之京之所以與惇睽絕者爲國事乎爲已事乎然京之所以語人者曰我助惇而惇不聽也我故絕之我教卞而卞不從也我故怒之我與弟卞不相往來久矣我緣國事今與愛弟不相往來而况於惇乎臣切料京之所以欺陛下者亦必以此言也何以驗之卞之赴江寧也京往餞之期親遠行法當賜告而京之所以牒閣門者初以妹行爲請法不許也遂請朝假終不敢以弟卞爲言雖在朝假而日至國門之外京之動靜如此卽不知陛下皆得其實乎此明主之所宜察也且兄弟同朝共議國事自無不相往還之理假使不相往還豈人倫之美事乎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四也陛下卽位之初用以賢去邪爲先而京之蒙蔽欺罔曾無忌憚陛下必欲留京於朝者其故何哉臣知陛下聖意本無適莫而京之所以據位希進牢不可拔者蓋以

韓忠彥曾布不能爲國遠慮輕率自用激成其勢故也京卞同惡天下所知若用天下之言以合公議則顯正二人之罪何難之有忠彥等不務出此而果於自用於是託於謀帥而出之太原雖加以兩學士之職而實以詭計除之想當進擬之時必有不情之奏用竒設策不由誠心二聖安得而無疑公議亦以爲未允及京之留布復爭辨再三之瀆無以取信柵激之勢因此而成唐明皇欲用牛仙客爲尚書張九齡以爲不可明皇曰但知實封可乎九齡又以爲不可明皇變色曰事皆由卿耶李林甫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於尚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由是明皇悅林甫之言卒相仙客而九齡自此疎終見黜罷今忠彥及布無九齡之望而京之氣譏過於仙客因勢觀望而爲林甫之言者不知幾何人也陛下進賢退邪法則堯舜明皇之事固不足道然而天下之心皆疑陛下有大用京之意者以京之復留故也京之所以復留者以忠彥等去之不以其道故也去之不以其道則留之者生於相激萬一京果大用則天下治亂自此分矣崔群謂唐之治亂在李林甫張九齡進退之時今京輕欺先帝與卞無異而又歸過於先烈賣禍於

惇卞曲爲自安之計而陛下果留之也今旣可復留
後亦可以大用天下治亂之勢繫於一京崔羣之言
可不念耶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禍亂之機
不可以不早辨也陛下嗣位之初首開言路可謂知
所先務矣臣愚首預茲選明知京在朝廷必爲大患
而不能以時建言萬一有意外不虞之變陛下翻然
悔悟誅責當時言事之臣則臣雖碎首陷胸何補於
事此臣所以憤悶而不敢默也臣嘗爲卞所薦與京
無纖介之際所以言者爲國事耳非特爲國亦爲蔡
氏也自古不忠之臣以私害公初因自利終必累國
國有迤邐私家將安歸乎卞之尊紹王氏知有安石
豈知有神考知有金陵豈知有京師絕滅史學一似
王衍重南輕北分裂有萌臣之痛心默憂非一日也
真宗景德中北虜至澶淵王欽若請駕幸金陵當時
若用此計則天下分爲南北久矣賴真宗用寇準之
言所以四方混同得至今日天錫陛下聰明仁勇融
會南北去卞不疑然而京尚未去人實憂之兄弟一
心皆爲害國一去一留失政刑矣唐會昌中工部尚
書薛元賞與其弟京兆少尹權知府事元龜皆宰相
李德裕之黨及德裕旣敗貶元龜爲崖州司戶元賞

宋文鑑 卷六十二 六
爲忠州刺史廼者蘇軾及轍亦兄弟也古今故事非
不明白何獨一京獲以計免枉朝廷之法令以徇一
京不知祖宗基業何負於蔡氏乎且自京卞用事以
來牢籠薦引天下之士處要路得美官者不下數百
人其間才智藝能之士可用之人誠不爲少彼皆明
知京卞負國欲洗心自新捨去私門顧朝廷未有以
招之耳臣謂京在朝廷則此數百千人者皆指爲蔡
氏之黨若京去朝廷則此數百千人者皆朝廷之用
所以消合朋黨廣收人才正在陛下果於去京而已
此非臣之臆說乃神考已用之術也熙寧之末王安
石呂惠卿紛爭以後天下之士分爲兩黨神考患之
於是自安石旣退惠卿旣出之後不復用此兩人而
兩門之士則皆兼取而並用之也當時天下之士初
有王黨呂黨而朋黨之禍終不及於朝廷者用此術
耳今陛下留京於朝廷而欲收私門之士是猶不去
李昇錢鏐而欲收江浙之士也不亦難乎然則消黨
之術唯在去京而已今京關通交結其勢益牢廣布
腹心共謀私計羽翼成就可以高飛愚弄朝廷有同
兒戲陛下皆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
自古爲人臣者官無高下干犯人主未必得禍一觸

權臣則破碎必矣或以爲離間君臣或以爲買直歸怨或托以他事陰中傷之或於已黜之後責其怨望此古之人所不免也臣豈敢自愛其身乎若使臣自愛其身則陛下不得聞京之罪矣國家內外無事一百四十一年矣太平之久古所無有甚可畏也譬如年老之人康寧無疾日服溫暖猶恐氣衰至於保養陰邪必成心腹之患京在朝廷何以異此伏望陛下慎保祖宗之業獨持威福之柄斷自宸衷果於去惡天下幸甚

請檢尋文及甫究問獄案牘

龔 夬

臣竊聞自古姦臣戕敗善類以防後患必置之死地而善人修身無大過失欲求其罪惡之實而不可得故託以悖逆無驗之罪又慮其異時子孫訴理於朝故必使滅族而後已此自古姦邪之常態也臣近觀前日文及甫之書究問之獄不意茲事出於聖朝使愚臣痛心疾首感憤流涕臣竊惟宣仁聖烈皇后擁佑先帝慎擇累朝重望之臣寘之左右輔道德彌論朝政九年之間中外安靜此天下之所共聞也前日止緣一二姦邪嘗被黜逐遂敢欺罔朝廷成此大獄以報私仇必欲族滅無辜以快其意當是之時天地

變色日月無光積陰踰時中外詢懼以至彗出四方
譴告甚著先帝爲之肆赦求言以答天戒而姦臣之
忿不已持之益堅由是逐臣死於瘴海家族不許生
還至有一門二十餘喪者然則雖無刀鋸其實族滅
也朽骨銜冤沈魂爲癘以及於斯痛不忍言今及甫
等罪上賴聖斷已行竄斥而當時祕獄必有案牘章
疏可以見其鍛鍊文致附會欺罔之人若不早行根
究必慮藏臣焚滅無所歸咎則天下何以知其非先
帝之本意伏望聖慈特賜睿旨須管檢尋當時照證
文書以正姦臣之罪以慰天下之望

論蔡王府獄

江公望

臣聞天下之理有隙則物皆可入故聖人塗隙於未
開之前有迹則瑕皆可指故聖人泯迹於未形之際
物可入則親者離矣瑕可指則疑者實矣在物之理
雖甚踈遠者尚且如此矧閨門之內骨肉之間其可不
察耶臣訪聞蔡王府吏相告有不順之語浸淫恐及
蔡邸開封府已行根治臣聞之駭汗流浹驚悸不能
自持豈有極治之世太平之時迺容小人銜私怨逞
不軌謀離間陛下骨肉之親者乎象之於舜焚廬浚
井其逆心已明矣擁二女坐床鼓琴其逆謀已成矣

舜未嘗藏怒宿怨卒封之有庠而富貴之唯恐不得象之心也至魏文帝褊忿疑忌一陳思王且不能容故有煮豆燃萁相煎何太急之語爲天下後世笑豈不思兄弟天之大倫也有手足相扞之親有首尾相應之義有埴箎之和有友于之樂故孔子以不間於父母兄弟之言爲孝蓋親隙不可開隙開則言可離貳疑迹不可顯迹顯則事難磨滅陛下之得天下天下歸之也章惇嘗簾前持異議已有隙迹矣蔡王出於無心年尚幼少未達禍亂之萌故恬不以爲恤陛下一切包容已開之隙復塗矣已顯之迹復泯矣思意渥縟歡然不失兄弟之情與夫區區未能忘天下操以自狹者不啻相十百矣伏望陛下勿以靄昧無根之言而加諸至親骨肉之間俾陛下有魏文相煎太急之隙而忘大舜親愛之道豈治世之美事也伏望陛下密詔所司凡無根之言勿形按牘箠楚之下何求弗得一有浸淫旁及蔡王之語不識陛下將如何處之莫若略治所告及被告之人粗見嫌怨情狀並流之嶺表以示天下神器非人心天命弗得非口舌強力可爭也示天倫之愛雖天下莫之奪也雖善爲間言莫之離也儻形按牘有瑕可指一入胸次終

身不忘雖父子之間尚未能磨滅况兄弟乎迹不可
泯隙不可塗則骨肉離矣陛下將何道以治天下也
蔡王萬一蒙犯霧露之疾神考在天之神靈豈不知
之陛下將何面目見神考於太廟乎書曰克明俊德
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詩曰刑于寡妻至于
兄弟以御于邦家至德要道足以風動天下未有不
自親始者也惟陛下深留聖意

論邏察

江公望

臣聞人君明目達聰所以通下情也前有旒左右有
纊所以防太察也太察則聞人之過下情不通則不
聞已過聞人之過則姦生而刑滋不見已過則心塞
而禍萌此周之厲王以防口而召亡漢之顯宗以耳
目隱發爲明而速亂也邏者之興推求其意不過以
求瑕搜匿鈎致盜詐出於不備擿發如神此一酷京
兆之俗才爾使京兆爲之猶可羞矧以天下爲度海
內爲家而爲良京兆之不爲者乎陛下卽政之三日
一切罷去天下聞之翕然歸心開口張膽人人自安
告訐不長風俗向厚比聞稍稍復置舊額通爲七十
人一人量以十人爲耳目十人之中一人又以十人
爲之散之通途永巷不啻數十百人矣夫婦醜詆之

言仇隙怒傳之語增情飾狀擿隱抉伏何所不至人
人跼踖各各疑慮親戚不敢誠朋友不敢信目不敢
注觀手不敢直指若此定非清世之美事也昔吳主
孫權用呂壹輩舉罪糾姦纖介必聞深按醜誣排陷
無罪以作威福步騭力詆其非權尋誅壹覺悟尚早
蓋小人因緣銜命不務奉公利在憑藉威勢杜絕人
口公然作過使上聰不達威柄潛移刑及無辜睽睽
萬目由聞人之過不聞已過之所致也老子曰察見
淵魚者不祥以察爲明是誠不祥之兆也陛下豈不
思畿甸之外非陛下之民乎人各有口能使之嘿嘿
不議陛下政事乎旣不可揜於天下何獨察察於輦
轂之下以爲明哉語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信乎有
道不可得而議也伏望陛下以道御天下使人蕩然
不疑無得而議何爲蹈吳之故轍而不知革彼猶能
因言以誅壹輩孰謂陛下鑒此而不能之乎願黜獻
議之人通舊額人數一切罷去除禍者必鋤其根植
福者必封其本毋謂昔有額而不可去也其根尚存
枝葉他日復生矣不可不察

論馮解

崔鷗

伏覩六月一日詔書詔諫臣直論得失以求實是此

見陛下求治之切也然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其餘擢居要路以待相繼而用者又克塞乎臺省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更持政柄互秉鈞軸歷千百年無一人立異雖萬子孫無一人害已此蔡京之本謀也安得實是之言聞于陛下且如馮澥近日上章其言曰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此姦言也昔王安石除異己之人當時名臣如韓琦富弼司馬光呂公著呂誨呂大防范純仁等咸以異論斥逐布衣之士誰敢爲異乎士携書負笈不遠千里游于學校其意不過求仕官爾安石著三經之說用其說者入官不用其說者黜落於是天下靡然雷同不敢可否陵夷以至于今大亂此無異論之効也而尚敢爲此說以熒惑人主乎又曰崇寧以來博士先生狃于黨與各自爲說附王氏之學則詆毀元祐之文服元祐之學則詆誚王氏之說尤爲欺罔豈有博士先生敢爲元祐之學而詆誚王氏之說乎自崇寧以來京賊用事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大小相制內外相轄一容異論者其間則累及上下學官以黜免廢錮之刑待之其意以爲一有異論則已之罪必暴于天下聞于人主故爾

博士先生者敢詆誚王氏乎欲乞下太學取博士講
解覆視則澥之誕信見矣至如蘇軾黃庭堅之文集
范鎮沈括之雜說畏其或記祖宗之事或記名臣之
說於已不便故一切禁之坐以嚴刑購以重賞不得
收藏則禁士之異論其法亦已密矣澥言服元祐之
學詆誚王氏之說其欺罔不亦甚乎欺罔之言公行
則實是何從而見焉先王之求實是亦有道矣傳曰
皇帝清問下民周官詢于衆庶孟子以不左右卿大
夫之言爲然必詢于國人則實是見矣臣乞以澥所
上章并臣之章垂於象魏揭于通衢以驗國人之論
而賞罰之以戒小人欺罔君父者此陛下之福天下
之幸也取進止

再論馮澥

崔鷗

臣鷗近上章論諫馮澥未蒙施行澥復遷吏部侍郎
此士論之所共憂臣適當言責不得而已也觀澥之
意不過於拘以熙寧元豐之法爲治緣澥乃熙寧元
豐人材之一也已之說行則身安已之說廢則身危
非爲國家忠計此天地否泰所係國家治亂之所自
分不可忽也昔在仁宗英宗時選天下敦朴敢言之
士以遺子孫而王安石用事皆目爲流俗之人盡逐

去之乃自爲新說以造士號爲新美之材克塞乎朝廷而人主不聞天下之安危矣元祐之初相司馬光收仁宗英宗時人材用之故宣仁聖烈皇后擁少主不出簾帷而天下治問其四夷則率服矣問其盜賊則消弭矣問其軍士則豫附矣問其百姓則富樂矣當是時天下之勢安於泰山及章惇用事斥之於瘴海炎荒之外蔡京陰蓄異圖兇謀益熾於是盡收熙寧元豐時人材用之誘以美官餌以厚祿於是海內小人波蕩而從之萬口一詞迭相唱和爲紹述之論以誑惑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諂佞矣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矣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矣紹述造士而人材乏矣紹述開邊而四夷交侵胡塵犯闕矣此用熙寧元豐人材之効也譬之治疾一醫治病而病愈一醫治病而病壞此賢不待較而明也且元符末以連年四月朔日蝕四月者正陽之月古人所忌詔求直言應詔上書者數千人蔡京因此以除去異已者乃遣腹心之黨考定之分邪正二等同已者爲正異已者爲邪澣與京同者也故列於正等擢以不次而異於京者京皆指以爲邪陷於罪戾凡數千人近者上皇下責躬之詔其言以求直言奪於

權臣反歸咎建議臣僚然則前日附會蔡京號爲上書正等之人皆今日之罪人也陛下嗣服之初天下觀陛下好惡是非以卜世之興衰今用蔡京正等之人非上皇悔過之意天下之士聞之解體矣

校正重刊官板宋朝文鑑卷之六十三

表

進刑統表

寶儀

臣聞虞帝聰明始恤刑而御物漢高豁達先約法以臨人蓋此丹書輔于皇極禮之失則刑之得作於涼而弊於貪百王之損益相因四海之準繩斯在如銜勒之持逸駕猶郭郭之域群居有國有家其來尚矣伏惟皇帝陛下寶圖攸屬駿命是膺象日之明流祥光於有截繼天而王垂洪覆於無疆乃聖乃神克明克類河圖八卦惟上德以潛符洛書九章諒至仁而

默感哀矜在念欽恤爲懷網欲自密而疎文務從微而顯乃詔執事明啓刑書俾自我朝彌隆大典貴體時之寬簡使率士以遵行國有常科吏無敢侮伏以刑統前朝創始群彥規爲貫彼舊章采綴已從於撮要屬茲新造發揮愈合於執中臣與朝議大夫尚書屯田郎中權大理少卿柱國臣蘇曉朝散大夫大理正臣奚嶼朝議大夫大理寺柱國臣張希遜等恭承制旨同罄考詳刑部大理法直官陳光又馮叔向等俱效檢尋庶無遺漏夙宵不怠綴補俄成舊二十一卷今并目錄增爲三十一卷舊疏議節略今悉備文削出式令宣勅一百九條別編或歸本卷又編入後來制勅一十五條各從門類又錄出一部律內餘條准此四十四條附各例後字稍難識者音於本字之下義似難曉者并例具別條者悉注引於其處又慮混雜律文本注並加釋曰二字以別之務令檢討之司曉然易達其有今昔浸異輕重難同或則禁約之科刑名未備臣等起請總三十二條其格令宣勅削出及後來至今續降要用者凡一百六條今別編分爲四卷名曰新編勅凡釐革一司一務一州一縣之類非干大例者不在此數草定之初尋送中書門下

今人戶不滿一萬稅錢止及六千雖久樂昇平尚未
臻富庶永言養活亦藉循良如臣庸愚曷副憂寄謹
當勤求人瘼遵奉詔條窒塞罷訟之民束縛儉猾之
吏敢言課最庶免曠遺况當求理之朝必爲無言之
政伏念臣叨司帝誥又歷周星旣不曾在殿求見天
顏又不曾拜章論列時事入直閉閣待制退朝則杜
門讀書雖每日起居實經年抱疾不敢求假恐煩醫
官自後忝預史臣同修實錄晝夜不捨寢食殆忘已
盡建隆四年見成一十七卷雖然未經進御自謂小
有可觀忽坐流言不容絕筆夫讒謗之口聖賢難逃

周公爲鴟鴞之詩仲尼有桓魋之歎蓋行高於人則
人所忌名出於衆則衆所排自古及今鮮不如此伏
望皇帝陛下雷霆霽怒日月迴光鑒曾參之殺人稍
寬投杼察顏回之盜飭或出如簧未令君子之道消
惟賴聖人之在上况臣孤貧無援文雅修身不省附
離權臣祗是遭逢先帝但以心無苟合性昧隨時出
一言不愧於神明議一事必歸於正直愠於群小誠
有謗詞謀及卿士豈無公論以至兩朝掌誥四任詞
臣紫垣最忝於舊人白首不離於郎署以微臣之行
已遇陛下之至公久當辯明未敢伸理今則上國千

里長淮一隅雖云守土之榮未免謫居之歎霜摧風
芝蘭之性終香日遠天高葵藿之心未死仰望旒屾
不勝涕洟

駕幸河北起居表

楊億

毳幕稽誅鑿輿順動羽衛方離於象魏天威已震於
龍荒慰邊社後后之心增壯士平戎之氣臣聞涿鹿
之野軒皇所以親征單于之臺漢帝因之耀武用殲
夷於兇醜遂底定於邊陲五材並陳蓋去兵之未可
六龍時邁因犯順以必誅矧朔漠妖腥膻雜類敢因
膠折之候輒爲鳥舉之謀固已命將出師擒俘獻馘

雖奪明王之帳未焚老上之庭是用親御戎車躬行
天討勞軍細柳之壁巡狩常山之陽師人多寒感恩
而皆同挾纊匈奴未滅受命而孰不忘家行當肅靜
塞垣削平夷落梟曠之首收督亢之圖使遼陽八
州之民得聞聲教榆關千里之地盡入提封蛇豕之
穴悉降干戈之事永戢然後登臨瀚海刻石以銘功
陟降雲亭泥金而典禮遠追八九之迹永垂億萬之
年臣忝守方州莫參法從空勵請纓之志慙無扈蹕
之勞唯聆三捷之音遠同百獸之舞

謝賜衣表

楊億

解衣之賜猥及於下臣挾纊之仁更均於列校先生郡邸喜動轅門伏以崇文廣武聖明仁孝皇帝陛下誕膺元符恭臨大寶惠務先於逮下志惟在於愛人鳥獸毳毛俯及巖凝之候衣裳在笥爰推賜予之恩在渙汗之所沾雖容光而必照如臣者任叨符竹地僻甌吳奉漢詔之六條方深祗畏分齊官之三服忽荷頒宣纂組極於織華純綿加於麗密璽書下降切窺雲漢之文驛騎來臨更重皇華之命但曳婁而增惕實被服以難勝矧於戎行亦膺天寵干城雖久百無汗馬之勞守土何功獨懼濡鵝之刺仰瞻宸極唯

誓縻捐

汝州謝上表

楊億

沉痾初釋寵寄荐臻祗命惟寅飭裝靡暇初臨郡閭獲見吏民揣已若驚戴恩罔措伏念臣本由單弱特稟方愚以童刻之微能際帝圖之享會驟參綸掖獲草芝函屬以堯德彌文漢辭爾雅雲章有爛諒黼黻以何施天津惟精亦哇咬之罔棄居常摩厲徒益空踈俄踐內庭預司密命值皇闈之有慶扈清蹕以多歡窺雲瑞於封中聽棹歌於汾曲四巡第頌誠辯麗之絕聞二豎興妖致冥煩之坐遘偶嬰沉痾遂劇支

離因請急以歸寧遽迷魂而不復率由蹇否自抵困
窮矧以蕞爾之軀煢然去職羈孤至甚毀嫉居多噴
有煩言實盈庭之可畏豁然大度終如地以見容比
及跽平果蒙齒叙此蓋尊號皇帝陛下仁深慘怛德
茂欽明軫舊故以興懷俾肖翹之遂性特加采錄令
獲便安伏况臨汝舊邦陪京近輔姬文之化所及首
載聲詩地官之籍攸分寔繁兵賦士多巖險民或惰
游置使劭農抑惟令典分條察俗蓋有新書臣亦夙
侍疑嚴僭窺律度敢忘瘁盡以奉化成然念臣早以
斷斷之薄材獲齒振振之近列典司訓誥就望威顏

讀銘字於湯盤時瞻景式載史言於董筆獲次舊聞
舛命遘屯榮階絕迹酒泉素願敢望於生歸麗正殘
編幾成於死恨今者星畿接畛竹使長人預方國之
頒書稟天臺之布憲水深土厚足養於稿骸晝訪夕
修冀無於秕政親末光而彌阻感再造以難勝

賀册皇太子表

劉筠

前耀開祥東闈播憲漢儀丕赫天下之本旣豐周制
協敷王者之基克固殊尤顯會中外祇懽恭以十翼
垂言黃離之象攸著四瀆流潤重海之歌載揚于以
示元吉之有孚表善利之需廣正人倫而張大紀統

天序而荷亨衢陪翼至仁登闕昌祚允鍾聖嗣克奉宗祧伏以皇太子器本夙成智包妙用挺溫姿而玉裕藹淑度以金相至性迪乎天經積粹發乎真系而自桂房毓秀茅壤疏榮有時敏之進修有日躋之駿惠固以悟喬枝而奉順詢內衛以宣勤務近老成之人歷觀盛德之事實忠信而由已服禮樂以蹈中造理惟微振辭有典侍鑾游而儼若拱列欽瞻省臺膳以肅如慈宸敦眷四學惣於上序百行紀於司成洽乃懿聲被乎寰寓建儲之論繫先親而是宜立愛之文稽古道而斯順筆膺微冊有慶昌辰伏惟尊號皇帝陛下闢長世之善經率保邦之大法翕受祕祉備舉縟儀上帝是忱克享於馨茂兆民咸賴用致於輯寧惟震長之至賢實乾剛之上體三善靡煩於在傳重暉上契於秉陽陛下仰奉靈心旁招群籲以爲主器之重有國莫先矧錫羨於仙源在守成於宗躅增崇巨業屬我元良龜猷之告協從神鑒之徵允格三讓成魄知天道之好謙明兩作離見皇圖之可大式備彌文之禮仍新遵德之稱消以茂辰膺茲鴻典班輪飭駕奮五采以相宣碧鏤題宮配二儀而胥永臣以濫叨詞職竊守藩封昭數在庭莫覲鑾旌之美含

和發詠率同鳧藻之誠

謝直集賢院表

夏竦

北門禁省給青簡以試言東觀直廬降紫泥而命職
莫追假人之刺彌彰遇主之榮竊以承明設待詔之
官寔漢朝之方潤麗正啓修書之院乃唐氏之英華
濬圖書之淵敞龍鳳之宇自非弓裘繼世章句名家
通授義畀姒之靈篇閑書笏珥彤之故事則何以繼
成康之美頌考宣武之懿文陪法從於甘泉奉宸游
於屬玉况當聖日允屬簡求如臣者學不傳經文非
近史青青子佩雖見刺於勞心翹翹錯薪亦濫期於

刈楚筮仕勝衣之歲薦名象日之畿方博帶以觀光
遽墨衰而泂牒尋遇國家誕敷尺詔增廣六科方棲
楛以徒勞遂上封而自薦始較文於鼇苑旋試可於
鼎司亟趨文石之墀遂忝延英之問擊轅度曲敢望
於九成縈帶分墉俄登於百雉陞象河之屬吏佐分
虎之方州爰受代於瓜時遂歸朝於幄坐典陳陳之
粟闕山委之丘區從九九之車總絲禁之案牘暨還
衡睢壤舍爵太宮旣諧引籍於金闈將佐于藩於熊
軾又慮沉迷簿領廢墮簡編負公朝振舉之科事聖
王詳延之意遂殺青而奏技果出綍以推恩禁林俾

試於彫蟲書殿遽令於抱槩闋上帝之冊府目眩星辰登道家之蓬山足踐雲氣奉長者之餘論與先生而並行分直石渠地接嚴更之守縱觀金匱門連著作之廷載惟螻螳之軀莫報乾坤之賜恭惟尊號皇帝陛下事寢廟以至孝奉靈祇而克誠流鴻藻於絕垠鏢景炎於徃號以文明而行健體柔克以居高縱觀唐漢之大猷備舉黃虞之故實睿藻和而六同韻天章麗而五佐飛恢崇務廣於斯文獎擢不遺於小道遂使至孤之士獲塵非次之恩東陵遽擬於西山羔裘遂登於狐腋歌衛風而合雅鬻齊紫而雜良誠當繫節於素絲敢不盟心於白水益三思而出話彌九復以窮經永冰淵惕勵之心奉日月照臨之鑒庶道素食之謗仰酬明主之知媿懼所深兢惶不已

進兩制三館牡丹歌詩狀

晏殊

臣准傳宣劄子奉聖旨令兩制三館賦後苑諸殿亭牡丹歌詩者化合天人祥開卉木協風靈雨散爲膏壤之滋共蒂并柯布在密青之圃畫品難形於卓異瑞圖不盡於芳妍乃詔儒臣各摘華藻匪太平之特盛壹榮遇之及茲昔者虞舜膺期有臯陶之賡載周宣繼業聞吉甫之誦章蓋默助於謨猷不專工於辭

翰迨于漢室尤好藝文別館離宮多命從臣之制作
倡優鄭衛已無前古之箴規中葉以還其風未泯永
平神雀之云孝明稱美者五人正元重九之篇德宗
考第於寺並垂編簡式著熙隆洪惟聖運之會昌
可繼重葦之輝耀然於衆製未復前修思諷諭者隱
其誠而靡宣局聲律者艷其言而罕實不足以上裨
睿覽下達民情效明良起喜之音續雅頌清微之範
姑用登高而能賦庶幾博奕之猶賢罔叶精求豈任
多愧臣首當庸濫實玷恩華與寤以思覲皇無極其
兩制并侍講學士龍圖閣待制自章得象已下十三
人三館祕閣自康孝基已下二十七人歌詩共一百
四十首謹隨狀進以聞

侍讀學士等請宮中視學表 晏 殊

伏奉聖旨以時暑暫住講書至秋涼仍舊者運當文
治日視講筵以炎暑之盛隆遂紫宸之游息載頒明
旨允合舊章伏惟皇帝陛下應運挺生代天化育御
承光之法座臨照九圍奉長樂之慈顏緝熙萬務緬
懷三聖撫愛兆民知王業之艱難識帝模之宏遠於
是順稽古道崇尚素風命冊府之儒臣敞金華之經
席包周衆說旣析於篇題齊魯善言彌勤於聽覽屬

南薰之屆候憫會弁之增勞暫錫假寧聿昭恩遇臣等退惟鄙質幸此親逢敢忘矇瞽之言仰效涓毫之助切以四方無事百度允釐宮禁之間穆清多豫伏願重漢皇之六學惜夏禹之寸陰時習所聞愈精大義間揮仙翰式就神功彰睿德之日新廣鴻猷之天賦如此則宗祊景福贊明主之保邦夷夏仰瞻識大朝之垂教

謝除使相判相州表

韓琦

宰職隳功莫副宵衣之治鄉邦得請重叨畫錦之行被恩典之特優顧人言而甚愧伏念臣早繇科第遂玷寵榮不圖翰墨之進身自竭涓塵而報國備員諫諍幾不免於竄投奮命疆陸實荐罹於艱阻獨恃聖神之眷誰開援助之言仁宗皇帝知其守以孤忠謂可屬之大事慶曆之始已擢貳於樞機嘉祐之中乃進登於宰輔俄膺冢任益荷殊知當英廟之承祧逮聖人之嗣服稠重遭會罄竭愚庸惟知社稷之安豈顧家宗之末然而萬微多務一紀妨賢爲國持平敢自私於輕重裁人所慾固難免於愛憎加疾疹之嬰纏若形神之耗獎勉訖因山之禮懇陳上印之宜伏蒙皇帝陛下念犬馬之力易衰廓日月之明爲照不

罪再三之請亟垂開可之音進秩地官剖符粉社建
高牙之重旣䟽淮海之封增故里之光仍襲貂蟬之
舊叨塵之甚今古疇偕敢不思盡瘁於寢興泯寘懷
於内外在邊在庭之責惟驅策以當前益堅益壯之
心至糜捐而後已

睦州謝上表

范仲淹

獻言罪大輒効命於鴻毛宥過思寬迴光於白日
事君無遠爲郡甚榮恭惟皇帝陛下天德清明海度
淵默撫群龍以宅吉念六馬而懷驚臨軒以來側席
不暇思啓心沃心之道獎危言危行之臣萬寓咸歡

元門無壅臣腐儒多昧立誠本孤謂古人之道可行
謂明主之恩必報而况首膺聖選擢預諫司時招折
足之憂介立犯顏之地當念補過豈堪循默昨聞中
宮搖動外議喧騰以禁庭德教之尊非小故可廢以
宗廟祭祀之主非大過不移初傳入道之言則臣遽
上封章乞寢誕告次聞降妃之說則臣相率伏閣冀
回上心議方變更言亦翻覆臣非不知逆龍鱗者撥
糝粉之患忤天威者負雷霆之誅理或當言死無所
避益以前古廢后之朝未嘗致福漢武帝以巫蠱事
起遽廢陳后宮中殺戮三百餘人後及巫蠱之災延

及儲貳至宣帝時有霍光妻者殺許后而立其女霍氏之釁遽爲赤族又成帝廢許后呪詛之罪乃立飛燕姊妹妬甚於前六宮嗣息盡爲屠害至哀帝時理之卽皆自殺西漢之祚由此傾微魏文帝寵立郭妃譖殺甄后被髮塞口而葬終有反報之殃後周以虜庭不興高后爲尼危辱之朝不復可法唐高宗以王皇后無子而廢武昭儀有子而立旣而摧毀宗廟成竊號之妖是皆寵衰則易搖寵深則易立後來之禍一一不善臣慮及幾微詞乃切直乞存皇后位號安於別宮暫絕朝請選有年德夫人數員朝夕勸導左右輔翼俟其遷悔復于宮闈杜中外覬望之心全聖明始終之德且黔首億萬載陛下如天皇族千百倚陛下如山莫不雖休勿休日慎一日外采納於五諫內彌縫於萬機而况有犯無隱人臣之常面折庭諍國朝之盛有關卽補何用不臧然後上下同心致君親如堯舜中外有道躋民俗於義皇將安可久之基必杜未然之釁上方虛受下敢曲從旣竭一心豈逃三黜伏蒙陛下皇明委照洪覆兼包贖以嚴誅授以優寄郡部雖小風土未殊靜臨水木之華燕處江湖之上但以肺疾絲久藥術鮮功喘息奔衝精意牢落

宋文鑑 卷六十一
惟賴高明之鑒不投遐遠之方抱疾于茲爲醫尚可
苟天命之勿損實聖造之無窮樂道忘憂雅對江山
之助舍忠履潔敢移金石之心

謝轉禮部員外郎克天章閣待制表

韓琦

溘渥自天震惶無地改中臺之華序進內閣之清班
蓋出高明殊登祕近竊念臣發自顏巷賓于舜門一
第爲榮四方無效爰自書林預選桂籍升華恥泯沒
以懷安或感激而論事惟慕古人之節詎希英主之
知伏惟尊號皇帝陛下稟帝堯之聰明加漢高之豁

達坦聖懷而虛受期鴻化以咸孚念三聖之艱難而
成丕業求七人之蹇諤以補大猷臣猶愧非才首當
清問危言多犯孤立自持斧鉞居前雷霆在上敢避
樞機之禍終乖藥石之良陛下日月垂光江海敦量
恕其萬死假之一麾望已絕於青雲咎未更於鴻霈
孰易藩宣之寄寧分旰食之憂忽降綸章荐加寵數
而况闢圖書之府叨處於深巖踐雲龍之庭當備于
顧眄其名儒而不稱豈曲士之能堪矧造清曹仍居
澹澹采大集志願何求敢不內守朴忠外修景行
進退惟道遵聖賢視履之方始終一心副君父育材

之造

校正重刊官板宋朝文鑑卷之六十四

表

辭起復表

富弼

喪次銜哀甫終卒哭使率傳命繼至弊廬心積驚憂
 情深屠裂雖屢傾於丹懇尚未錫於俞音天遠莫量
 物微難動不避褻煩之咎更陳隕絕之詞必冀神聰
 俯從哀請伏念臣早罹家難偏奉母慈猥以蠢愚最
 鍾愛育享祿未幾遽纏風樹之悲報德永違徒懷霜
 露之感寢苦枕塊而適抱至痛食稻衣錦則若爲自
 安實非人情尤紊邦制况今中外無事左右得賢共

宋文鑑 卷六十四
輔聖明之期安有曠曠之務曲蒙下詔更起孤臣在
陛下馭國之方蓋欲不遺於舊物於朝廷敦化之道
必恐有誤於蒼生何須稽故事以遂前世之非正可
存禮經以圖今日之善行之卽是義不爲難豈惟於
陛下有復古之風抑亦俾愚臣得事親之道一爲匪
戾兩得其宜兼臣悲傷之餘衰病交至精力已耗神
觀未還假使克員豈堪應務苟令終畢於祥禫庶幾
稍復於幹魂得此從容可備驅策伏望尊號皇帝陛
下日月臨照天地包容盡母氏平生之恩憐人子罔
極之苦曲矜末志得蒲鉅憂生意凋零或尚未捐於

劇 溝壑清光咫尺終期伏望於雲天悲感增深懇願兼

謝知制誥表

歐陽修

伏以王者尊居萬民之上而誠意能與下通奄有四
海之大而惠澤得以徧及者得非號令誥詔發揮而
已哉然其爲言也質而不文則不足以行遠而昭聖
謀麗而不典則不足以示後而爲世法居是職者古
難其人乃以愚臣而當此選伏惟尊號皇帝陛下茂
仁聖之姿荷祖宗之業日謹一日曾未少懈而自羗
戎負固邊鄙用師勤儉率先於聖躬焦勞常見於王

色雖有憂民之志而億姓來蘇雖有欲治之心而群臣未副故每進一善則未嘗不欲勸天下之能每官一賢則未始不欲盡人材之用雖以爵祿而砥礪尚須訓誡之丁寧尤假能言以諭至意可稱是者不又一作用歟伏念臣雖以儒術進身本無辭藝可取徒值嚮者時文之獎偶能獨守好古之勤志欲去於雕華文反成於樸鄙本懼不適當世之用敢期自結聖主之知陛下獎之特深用之太過此臣所以懇讓三四至於辭窮而天意不回寵命難止尚慮頑然之未諭更加使者以臨門恩出非常理難屢瀆及蒞而受命伏讀訓辭則有必能復古之言然後益知所責之重夙夜惶惑未知所措伏况文字之職廁于侍從之班在於周行是爲超擢不徒揮翰以爲効自當死節以報恩惟所使之期於盡瘁

賀平貝州表

歐陽修

盜孽竊興神祇共忿果憑睿筭悉殄兇徒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推仁育物浸澤在人常服儉以躬行惟足兵而在念至於多捐金幣講好戎夷務休戰爭蓋惜士卒德至深而莫報恩旣厚則生驕敢肆妖狂自于斧鉞脅驅士衆閉守城闔旣違天而逆人宜不攻而

自破而况聖神運略將相協忠不遺一人咸卽大戮
悖慢者警而肅恪昏愚者知有誅夷銷沮姦萌震揚
威令臣幸忝郡寄忻聞德音

謝復龍圖閣直學士表

歐陽修

恩還舊職事雪前誣感極心驚涕隨言出臣伏見前
世材賢之士身結主知勲德之臣功施王室然尚或
一遭謗毀欲辨無由少忤要權其禍不測顧如臣者
何足道哉臣材不迨於中人功無益於當世用之未
見有効去之無足可思矧罔極之讒交興而並進易
危之迹何恃而不顛而聖心不忘恩意待至辨罔欺
於藹昧沮仇嫉於衆多雖暫居譴謫之中而屢被陞
遷之渥今又特蒙甄錄牽復寵名以臣之愚豈比前
人而獨異推其所幸蓋由聖主之親逢謂宜如何可
以論報再念臣稟生孤拙本乏藝能徒因學古之勤
粗識事君之節苟臨危効命尚當不顧以奮身况爲
善無傷何憚竭忠而報國誓期盡瘁少答高明

南京留守謝上表

歐陽修

守宮鑰之謹嚴敢忘夙夜布政條之緘悉上副憂勤
寄任非堪兢營並集伏念臣賦才庸薄稟數竒屯毀
譽交興兩嘗過實寵榮踰分動輒招尤念報效之未

伸敢不竭忠而盡瘁困風波之可畏則思遠去以深
藏迨此六年外更三守學儉安而杜口負素志以媿
心朽質易衰已凋零於齒髮良時難得尚希慕於功
名豈謂皇慈未捐舊物擢從支郡委以名都惟此別
京舊當孔道簿領少勤於職事厨傳取悅於路人苟
循俗吏之所爲雖能免過非有古人之大節未足報
君

謝覃恩轉官表

歐陽修

天地號令風雷鼓行一氣所均萬物咸被遂容僥倖
亦與褒升伏念臣林不逮人識非慮遠徒有事君之
節未知報國之方冒寵貪榮已踰其量見利臨得曾
不知慙此者伏遇尊號皇帝陛下堯舜聰明禹湯勤
儉修前王之付典述先志以繼成昭致精禋躬臨路
寢膺受上天之多福推與萬方而不私臣於此時限
以官守講儀制禮不與言卽不士之流助祭陪祠不
在諸侯方物之列旣乏一言之獻又無執事之勞徒
隨翟闞共享餘賜普天率土難異衆以獨辭躋厚跼
高但撫躬而無措

謝宣召入翰林狀

歐陽修

使車入里君命在門閭巷不用豈只朝廷之故事縉

紳竦歎以爲儒者之至榮在臣之愚何以堪此竊以文章之任自古非輕待遇寵榮至有私人之目詢謀獻納因內相之名恩旣異於常倫人愈難於稱職伏念臣器非宏遠識匪該明學不通古今之宜材不適方圓之用久叨塵於侍從曾莫著於勞能而自出守外藩近遭家禍苟存餘喘復齒周行風波流落者十年天日再瞻於雙闕進對之際已蕭颯於霜毛慰勞有加賜憫憐於玉色形神若此志意可知身已分於早衰心敢萌於希進加以羈危之迹仇嫉交攻進退動繫於群言論議多煩於睿聽雖覆載之造每賜保全而孤蹇偷安常思引去敢謂伏蒙尊號皇帝陛下俯憐舊物曲軫宸慈因內署之闕員俾備官而承乏臣敢不勉尋舊學益勵前修感遺簪未棄之仁竭駑馬已疲之力庶伸薄効少答鴻恩

乞罷政事表

歐陽修

臣聞士之行已所重者始終之不渝臣之事君所難者進退而合理苟無大過善退其身昔之爲臣全此者少臣頃侍先帝屢陳斯言今之懇誠益迫於此伏念臣識不足以通今古材不足以語經綸幸逢盛際之休明早自諸生而拔擢方其與儒學文章之選居

言語侍從之流每蒙過獎於群公常媿虛名之浮實
賢晚叨於重任益可謂於得時何嘗敢傷一士之賢
豈不樂得天下之譽而動皆臣忌毀必臣歸人之愛
憎不應遽異臣之本末亦豈損殊蓋以處非所宜用
過其量惟是要權之地不勝指目之多周防所以履
危而簡疎自任委曲所以從衆而拙直難移宜其舉
足則蹈禍之機以身爲歛怨之府復盤桓而不去遂
謗議以交興讒說震驚輿情共憤皇明洞照聖斷不
疑孤臣獲雪於至寬四海共忻於新政至於賴天地
保全之力脫風波險陷之危使臣散髮林丘幅巾衡
巷以此沒地猶爲幸民况乎擁蓋垂簷其榮可喜撫
民求瘼所寄非輕苟可效於勤勞亦寧分於內外伏
望皇帝陛下曲回天造俯察愚衷許解劇繁處之閑
僻物還其分庶獲遂於安全心非無知豈敢忘於報
効

亳州謝上表

歐陽修

貳政非才雖獲奉身而退分符善地猶懷竊祿之慙
祇荷寵靈惟知戰懼伏念臣章句腐儒之學也豈足
經邦斗筭小器之量也寧堪大用而叨塵二府首尾
八年荷三朝之誤知罄一心而盡瘁若乃樞機宜慎

而見事輒言陷穽當前而橫身不避竊尋前載未有能全一昨怨出仇家構爲死禍造謗於下者初若含沙之射影但期陰以中人宣言于廷者遂肆鳴梟之惡音孰不聞而掩耳賴聖神之在上廓日月之至明悉究罔誣遂投讒賊再念臣性實甚愚而疎於接物事多輕信者蓋以至誠如彼匪人失於泛愛平居握手惟期道義之交延譽當朝常丐齒牙之論而未乾薦彌之墨已彎射羿之弓知士其難世必以臣爲戒常情共惡人將不食其餘而臣與遊旣昧於擇賢在蒲不思於將覆自貽禍釁幾至顛躋上煩睿聖之保全得完名節於終始洎懇辭於重任尤深惻於皇慈雖避寵辭隆僅能去位而清資顯秩愈更叨榮莫逃僥倖之譏實負心顏之覩斯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坤大度堯舜至仁察臣自取於怨仇本由孤直憫臣力難於勉強蓋迫衰殘旣獲免於非辜仍曲從於私欲遂同萬物俾無失所之嗟未盡餘生敢忘必報之効

乞致仕表

歐陽修

臣近貢封章乞還官政伏奉詔答未賜允俞退自省循奚勝殞越臣聞神功不宰而萬物得以曲成者惟各從其欲天鑒孔昭而一言可以感動者在能致其

誠敢傾虔至之心再黷高明之聽伏念臣本以一介之賤叨塵二府之聯知直道以事君每師心而自信然而既乏捐軀之効又無先覺之明用之已過其分而曾不自量毀者不堪其辱而莫知引去幸賴乾坤之再造得逃陷穽之危機仍許避於要權俾退安於晚節今乃苦於衰病莫自支持顧難冒於寵榮始欲收於骸骨敢期聖念過軫天慈謂雖迫於桑榆未忍棄於草莽竊以古今之制泐襲不同蓋由兩漢而來雖處三公之貴每上還於印綬多自駕於車轅朝去朝廷暮歸田里一辭高爵遂列編民豈如至治之朝深篤愛賢之意每示隆恩之典以勸知止之人故雖有還政之名而仍享終身之祿固已不類昔時之士無殊居位之榮然則在臣素心雖竊退休之志迹臣所乞尚虞僥倖之譏伏望皇帝陛下惻以深仁矜其至懇俾解方州之任遂歸環堵之居固將優游垂盡之年涵泳太平之樂惟辛勤白首迄無一善之稱孤負明時莫報三朝之德此爲慙恨何可勝陳

謝賜漢書表

歐陽修

俯躬承命拭目生輝竊以古文興化乃致治之所先著錄藏書須太平而大備惟漢室上繼三代之統而

宋文鑑 卷之十四
班史自成一家之書文或舛訛蓋其傳之已久詔加
刊定俾後學之無疑一新方冊之文增煥祕書之府
而奏篇之始方經衡石之程賜本之榮惟及鈞樞之
近敢期孤外特與恩頒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曲軫睿
慈俯矜舊物謂其嘗臣隣之列不忍遽遺憐其自喜
文字之間俾之娛老然臣兩目昏眊雖嗟執卷之已
艱十襲珍藏但誓傳家而永寶

謝止散青苗錢放罪表

歐陽修

有罪必誅是爲彝典原情以恕特出深仁聞命驚慙
省躬涕泗伏念臣以一介之微賤荷三聖之獎知寵
祿旣豐初無報効筋骸已憊尚此遲徊曲蒙大度之
并容誤委一方之寄任咄當撫俗責在分憂方茲旰
旻之勞心豈敢因循而避事昨遇國家新建官司而
主計大商財利以均通分命出使之車交馳於郡縣
悉發舊藏之鏹取息於農氓而臣方久苦於昏衰初
莫詳其利害旣已大諠於物議始知不便於人情亦
嘗略陳衆弊之三冀補萬分之一屬再當於班給顧
已逼於會期雖具奏陳乃先擅止據茲專輒合被譴
呵豈謂伏蒙皇帝陛下深軫睿慈俯矜朴拙免從吏
議特貸刑章夫何草木之微曲被乾坤之施臣敢不

益思祇畏更勵操修戒小人之遂非希君子之改過
冀圖薄効少答鴻私

乞致仕第二表

歐陽修

睿訓丁寧曲加慰諭愚衷懇迫尚敢黷煩將再干於
冕旒宜先伏於砧鑕伏念臣世惟寒陋少苦竒屯識
不達於古今學僅知於章句名浮於實用之始見於
無能器小易盈過則不勝於幾覆徒以早際千齡之
亨會誤蒙三聖之獎知寵榮旣溢其涯憂患亦隨而
至稟生素弱顧身未老而先衰大道甚夷嗟力不前
而難彊每念恩私之莫報兼之疾病以交攻爰於守
毫之初遂決竄漳之計逮此三遷於歲律又更兩易
於州符而犬馬已疲理無復壯田廬甚邇今也其時
是敢更殫螻蟻之誠仰冀乾坤之造况今時不乏士
物咸遂生鳧鴈去來固不爲於多少鳶魚上下皆自
適於飛潛苟遂出於殘骸庶少償其夙志伏望皇帝
陛下哀憐舊物隱惻至仁察其有素非僞之誠成其
識分知止之節曲從其欲賜報曰俞俾其解組官庭
還車故里披裘散髮逍遙垂盡之年鑿井耕田歌詠
太平之樂其爲榮幸曷可勝陳

乞致仕第三表

歐陽修

恩深煦嫗感極涕洟雖情有迫於危心不知自止而辭已窮於累牘幾至無言惟以至誠期於必達自乞憐於君父不復訊於著龜伏念臣家世單平性姿中下少從宦學本免饑寒不自意於遭逢遂進階於華顯然而群材方茂蒲柳未秋而早衰衆駿並馳駑駘中道而先乏而况荷難勝之任用竊逾分之寵榮風波憂畏而慮以深疾病侵凌而老亦至故自辭於機政卽願謝於軒裳蒙上聖之至仁念三朝之舊物每曲煩於訓諭久未忍於棄捐竊惟臣知事君必本忠信言不顧行是爲罔欺而臣口日誦於田間身坐食於祿利可畏至公之議何施有覲之顏每自省循莫遑啓處是敢罔避再三之煩黷猶希萬一之矜從伏望皇帝陛下特軫天慈俯回睿聽察前言之可復益屢請者有年哀下愚之不移俾卒成於素志徇其所欲乞以殘骸臣若得上印綬於有司自駕柴車而卽路晚節知無於大過沒身永荷於鴻私

進修新唐書表

歐陽修

竊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終所以治亂興衰之蹟與其典章制度之英宜其粲然著在簡冊而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益

又百有五十年然後得以發揮幽昧補緝闕亡黜正
僞謬克備一家之史以爲萬世之傳成之至難理若
有待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有虞舜之智而好問躬大
禹之聖而克勤天下和平民物安樂而猶垂心積精
以求治要日與鴻生舊學講誦六經考覽前古以謂
商周以來爲國長乂惟漢與唐而不幸接乎五代衰
世之士氣力卑弱言淺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
君賢臣雋功偉烈與夫昏虐賊亂禍根罪首皆不得
暴其善惡以動人耳目誠不可以垂勸戒示乂遠甚
可歎也乃因邇臣之有言適契上心之所閱於是刊
修官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給事中知制誥臣歐
陽修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尚
書吏部侍郎臣宋祁編修官禮部郎中知制誥臣范
鎮刑部郎中知制誥臣王疇太常博士集賢校理臣
宋敏求祕書丞臣呂夏卿著作佐郎臣劉義叟等並
膺儒學之選悉發祕府之藏俾之討論共加刪定凡
十有七年成二百二十五卷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
省於舊至於名篇著目有革有因立傳紀實或增或
損義類凡例皆有據依纖悉綱條具載別錄臣公亮
典司事領徒費日月誠不足以成大典稱明詔無任

蘇文鑑 卷六十四 十一
慙懼戰汗屏營之至

賀南郊大赦表

宋 祁

帝儀訖饗朝渙推慈飛驛疾傳庶邦叢慶切以天郊之重國制有常凡萬乘躬行必三歲間往不煩不怠由列聖而持循以妥以虔合諸神而哀對睿圖累盛緝典勤修恭惟尊號皇帝陛下纂大合華執中布度抵金璧之搔珍率儉示人收霜電之嚴玩措刑于下克勵明德格于皇穹交熏太和冒我群品顧懷時億瑞應日來亟歲上儀若祗舊典戒期百執領詔九州曳雲威之常羊服翠蚪之半渙殊庭一獻諸祐徧躋遂自陽靈之宮往會天元之旦羽旄四合垓陛參登上璧左琮之華合祛而信祝祖慈宗題之次更侑而迪嘗拜嘉胙於席垂列欽柴於雲表靈心合答熙典備成然後還坐中天之闈普肆隨風之澤改頒大號崇冠初元昭神之祥祈命惟永賞功赦罪已責逮瘝咸與惟新牖民衷而遷善聿懷多福道帝祉於縣區盛際有光彞倫咸賴臣嚮官舊吏殫見往朝或不愛牲玉爲恭殊非明薦或所過租賦爲復益出重勞語昔罕全訂今絕擬所恨清塵在望自苦周南之留紫橐仍持不與其泉之從第班恩諭均浹歡悰

賀生皇子表

宋 祁

寶祐叢休天支毓秀慶騰祕禁歡溢中區恭惟尊號
皇帝陛下受命溥將凝圖丕赫權綱相父根乎克念
之虔簡素所安表于不勉之懿且復欽刑薄賦重穀
弛畋一方少饑則係馳使節方金稍乏則輒續禁錢
民用靖嘉神罔恫怨是以上帝歆佑三后顧存詒美
孫謀昭衍無疆之烈歸功元首茂啓多男之祥誕協
仲商挺生哲嗣星弧具禮天第交華惟翕闢之儲英
固覃計而絕異逃聆詔諭並仰獻儀薦笏相趨抃吾
君之有子珪璋流愛宜天下之繫心臣始去近聯遽
承吉語賡歌縣峽早知周德之遐參祝祠禠罔逮漢
臣之幸

代人乞出表

宋 祁

臣聞物勝於權則衡爲之殆馬竭其力則御速於顛
蓋以器循量而易施材過求而難勉是以功名之際
惟髦士可居彊力之容匪暮年勝任將傾危懇敢援
斯言竊念臣本以丘樊託于經術幸逢先烈超備從
官服上教之彌文因至愚而取信出入丹禁無所建
明履歷藩宣茂聞條教尊號皇太后陛下尊號皇帝
陛下奉承謨訓過聽空疎簡服在庭兼容如地雖百

宋文鑑 卷之十四 十一
度之治咸使與聞每萬機之餘常參勸講七周成歲
訖乏寸長惟君知臣足以驗其無用惟國有典不可
追於黜幽且臣自知甚明內省尤熟以一介之鄙賤
丁千載之會昌邑戶食錢非祿之不厚高冠大佩非
位之不崇同僚皆賢非志之不合處奏多可非言之
不從固當勉服攸箴謹修爾職荅乃聖之眷遇爲斯
文之寵光其如犬馬齒衰桑榆景薄中年則病奪其
壯晚節則務傷於神辨色立朝足居多於跛倚書思
託命自不辨於馬烏而臣頃自去狄願辭近職上恩
不聽寵渥就加逮僂俛以及茲且瘵昏而益甚事皆
志誤疾愈疋癘顧四體之已疲宜一辭而後止重念
臣之鄉籍世占鄆州旣託扮榆薄營產利不勝首丘
之志願諧剖竹之行庶及餘年聊蘇疲瘵况前朝邢
昺本貫曹州亦自禁廬得臨鄉部臣今所請似有前
規伏望陛下念舊物之不可遺憫孤生之老且至特
垂寬詔俾守先廬諒亦大君進退之間微臣止足之
分萬無纖介可貽累於至仁一切便宜尚力思於臥
治仰于睿鑒伏俟嚴誅